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貢舉部

對策第四

唐員半千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入科舉授武陟尉又應嶽牧舉髙宗御武成殿名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虚地陣山河向背人陣

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之及對策擢為上第

白居易貞元中擢進士第書判拔萃為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制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

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經時濟俗牽繇於兹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角無用之虚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朕所以歎息欝悼思索其眞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懽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

眰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

浸澤于下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廸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

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兩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于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居易對曰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人大理四海太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回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

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册以為美譚然臣觀自兹已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聖明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于賈誼乎不然何謂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而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虚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欝悖發於重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

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誠劣於古人輙
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謂言之
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
之後有樸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
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
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
救疲甿之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
哉陛下之念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受其賜

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太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代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

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已降政教寖微寇旣
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
載征徭繇是而重人力繇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
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
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
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繇是觀之蓋人疲繇乎稅重稅
重繇乎軍興軍興繇乎寇生寇生繇乎政缺然則未修
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

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望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雖然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可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繇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繇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運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繇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

憂而黎庶所繇安矣臣切覩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鷙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

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
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
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
所謂救瘵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若齊行寓令之法
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
宜何者且今萬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
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邪今除國建郡置
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奬之日也雖欲推恩將

何所推邪但陛下嗣貞觀之初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齋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治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大小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

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攷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別啓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哉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樞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非大有為者乎終

則安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為者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蓋是之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效者此繇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宜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

非人君一聰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宜其功而漢高兼其用而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焉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

人亦無所用其私矣繇此而言光武考責而政未盡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寖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伏以聖策首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

聖主之理也制敬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以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效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

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
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欲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
救於弊後將來者宜豫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當在於
未危萘已當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
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
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乎今
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
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容

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

劉蕡寶歴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譚王霸大畧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閹寺權盛握兵宫闈横制天下天子廢立繇其可否干撓庶政當時因為南北司爱惡相攻有同水火蕡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曰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

為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歸乎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為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搆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繇中及外厥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

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絶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怪風靡積訛成蠧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救此繆盭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彦佇啓宿懵兾致治平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

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奈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是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只循常務惟蕡切論黃門大橫將危宗社對曰臣誠不佞有經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

得進但懷憤欝思有時而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詆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埀焰詢求過闕恣訪謨猷制詔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黙之化將通天人以濟

俗和陰陽以治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格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丕搆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道之救災患在致乎精

神廣播植在示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

箴闕之言審能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
屏姦豪之志則奬革於前守陛下念俗之心則惠敷於
下邪正之道分則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
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
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
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鏡何足以為
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臣請披
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格王之理其

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羿而居簡無為而不窜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

百僞兹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出左右之纎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

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機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有餘載其間明主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畧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

其終也故為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閽殺吳子餘祭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居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

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禮子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夫天之所授者在君

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
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
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師
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
柄淩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
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繇
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之所以將亂也又樊
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

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者以其漏言言襄公不能顧險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殺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亦不敢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必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以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

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候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搆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

堯禹之為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嶽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兇在朝雖彊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禹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

紀綱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為王臣致時為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人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讐如趙高其毒如恭顯陛下又何為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强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强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

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決者乃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下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茍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茍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身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

也陛下宜命仁慈者親之視之如母傳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濟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歛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九天

入于九泉鬼神發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起瓦解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呉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

誠其指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佞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勤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

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佐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佐時則

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壽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

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灾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二書不雨者以其君有卹人之志也魯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憫而旱則成灾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

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人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蓋國家取人不盡其才

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不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敷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一明天子之禁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

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閒農事以收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曁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索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六軍不知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

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讐足一
陷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
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暴里閭羈
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
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
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
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
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

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以達於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隳業餘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無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其人者臣以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

此官則絶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恥格行者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命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

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有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者苟知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誅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

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患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髙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遥無為端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相而任

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
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擢長吏而任之使深養
惠之術自然言足為天下教行足為天下法仁足以勸
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宵衣旰食勞神竭慮然後以致其
理哉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
龐嚴為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蕡條對歎服嗟
挹以為漢之晁錯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
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

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彌之以避黄門之怨惟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顔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册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五十至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許第

册府元龜卷六百五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貢舉部

應舉

觀國之光著乎大易之象有道則見垂諸素王之說故策名筮仕起家從政乃士子之常道也粤自漢氏勃興儒術大盛懸科以取士下詔以徵賢暨魏晉而下至五代風流靡絶條目非一繇是丘園特起之秀巖石高卧

之伍或文足以經國或學足以待問或力穡自給或篤行無改或究陰陽之變或窮政教之弊莫不褎然克賦卓爾在庭第之甲科靡之好爵者已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對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

倪寛千乘人也治尚書以射策為掌故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夫子嚴忌也或言族家子也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為中大夫

王吉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

駿吉子也以孝廉為郎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凉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

龔勝楚人好學明經為郡吏三舉為孝廉以楚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才為重泉令

鮑宣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束州丞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

翟方進經學明習以射策甲科為郎

杜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

何武蜀郡郫縣人也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又光祿勳舉四行遷為鄠令

王嘉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樸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

師丹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

召信臣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

後漢王方中牟名士也魯恭為中牟令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方章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

魯丕恭弟也章帝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為議郎

魏覇濟陰句陽人也句音鉤建初中舉孝廉

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

譙玄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成帝永始二年有日蝕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李業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平帝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

袁安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後舉孝廉為陰平長

蔡茂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

景丹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

馮豹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麗音力之切舉孝廉拜尚書郎

申屠剛質性方直舉賢良方正時王莽專朝罷歸田里

郅壽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王堂廣漢郪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

議郎

陸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

鄭弘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

桓彬字彦林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

徐防祖父宣為講學大夫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

張敏河間鄚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

胡廣字伯始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劉焉江夏竟陵人也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

袁術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

王渙廣漢郪人也初為太守陳寵功曹舉茂才除温令

第五訪京兆長陵人也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劉矩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雍丘令
劉寵東萊牟平人也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
陽球漁陽泉州人也性嚴厲好申韓之學初舉孝廉補
尚書郎
張興頴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舉孝廉為郎
戴憑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郡舉明經試徵博士拜
郎中
周防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

經明舉孝廉拜郎中

杜根潁川定陵人也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

孝廉為郎中

劉陶潁川潁陰人也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舉孝廉除

順陽長

李雲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

謝弼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

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

蓋勳燉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為漢陽太守

臧洪廣陵射陽人也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即丘長

左雄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兾州刺史

周舉汝南汝陽人也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舉茂才為平丘令

陳龜上黨泫氏人也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

原太守

崔瑗早孤銳志好學初辟車騎將軍閻顯府被斥後舉茂才遷汲令

崔實瑗子也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實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為郎中

王龔山陽高平人也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龔子暢少以清實為稱大將軍梁商特辟茂才四遷尚書令

陳球淮浦人也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
繁陽令
包咸會稽曲阿人也習魯詩論語舉孝廉為郎中
楊仁巴郡閬中人也習韓詩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
孝廉除郎中
董鈞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
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
張玄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

遷陳倉縣丞後去官舉孝廉除為郎

許慎汝南召陵人也少博學經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

李業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舉明經除為郎

劉茂太原晉陽人也能習禮經哀帝時察孝廉遷五原屬國侯建武中拜議郎後拜侍中

周嘉汝南安城人也仕郡為主簿後太守寇恂舉孝廉

拜尚書侍郎

范式山陽金鄉人也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

尹勲河南鞏人也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

蔡衍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羊陟太山梁甫人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

陳翔汝南邵陵人也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

范康勃海重合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

劉儒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

賈彪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荀淑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

荀爽淑子也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

荀彧朗陵令淑之孫也少有才名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

杜喬河内林慮人也少為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

吳祐陳留長垣人也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唫經書後

舉孝廉

延篤南陽犨人也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舉孝廉為平陽侯相

張奐敦煌酒泉人也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

段熲 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

陳蕃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

劉淑河間樂成人也少好學明五經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髙明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雒陽對策為天下第一

李膺頴川襄城人也性簡亢無所交接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髙第再遷青州刺史

范滂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李法博通羣書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

士

應劭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

苗掾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馬融以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

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宫端門

戴封為光禄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

言之士有志行能消灾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

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
高彪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
孔昱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錮禁
檀敷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宜再遷議郎
皇甫嵩安定朝那人好讀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
陳重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為友太守張雲舉
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計不聽義明年舉孝廉
重與俱在郎署

趙苞甘陵東武城人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
謝夷吾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舉孝廉為壽張令
李郃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雒風星初為戶曹吏
舉孝廉五遷尚書令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也習韓詩公羊春秋舉孝廉以高
第為主事遷繒令
單颺山陽湖陸人也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長史
令

韓說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舉孝廉

魏公孫瓚遼西令支人也以孝廉為郎

陶謙字恭祖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公孫度遼東襄平人也舉有道除尚書令

賈詡武威姑臧人也察孝廉為郎

張承河内修武人也以方正徵拜議郎

鍾繇頴川長社人也舉孝廉除尚書郎

華歆平原高唐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張旣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後歷右職舉茂才除新豐令

温恢太原祁人也舉孝廉為廪丘長

賈逵河東襄陵人也初為郡吏後舉茂才除澠池令

桓階長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

楊阜天水冀人也初為安定長史刺史韋康辟阜為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

管輅平原人也正始九年舉秀才

蜀許靖汝南平輿人也太守劉翊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劉章時舉孝廉為魚復長

蔣琬零陵湘鄉人也為丞相府東曹掾舉茂才遷為參軍

張翼犍為武陽人也先主領益州牧翼為書佐建安末

舉孝廉為江陽長

王嗣犍為資中人也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

吳劉繇東萊牟平人也舉孝廉為郎

士燮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死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

孫翊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

黃蓋零陵泉陵人也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

闞澤會稽山陰人也究覽羣籍通歷數察孝廉除錢塘長

賀齊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為永寧長

晉王祥琅邪臨沂人初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後舉秀才除温令

唐彬魯國鄒人也初為郡功曹舉孝廉辟主簿

山濤河内懐人也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

辟部河南從事

劉毅東萊掖人也初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

侯史光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舉孝廉州辟別駕

傅玄北地泥陽人也博學善屬文州舉秀才除郎中

王接河東猗氏人也初為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除郎中

郤詵濟陰單父人也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

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

夏侯湛譙國譙人也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

潘岳滎陽中牟人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

江彪陳留圉人也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參軍

周玘義興陽羨人也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

周札玘弟也少以豪右自處察孝廉除郎中

周訪汝南安城人也察孝廉除郎中

孫旂樂安人也少自修立察孝廉遷黄門侍郎

李含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兩郡竝舉孝廉爲州別駕舉秀才薦之公府

索靖燉煌人也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髙第

索綝靖子也少有逸羣之量舉秀才除郎中

温嶠初爲都官從事後舉秀才灼然二品司徒辟東閣祭酒

紀瞻丹陽秣陵人也舉秀才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

閤祭酒

賀循會稽山陰人也刺史稽喜舉循秀才除陽羨令

薛兼丹陽人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

戴若思廣陵人也舉孝廉入雒辟趙王倫府

戴邈若思弟也邈少好學尤精史漢弱冠舉秀才遷太子洗馬

甘卓丹陽人也初為郡功曹察孝廉舉秀才為吳王常侍

鍾雅潁川長社人也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

熊遠豫章南昌人也初為州别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

張憑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官至御史中丞

虞潭會稽餘姚人也清身有簡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為祭酒

顧衆吳郡吳人也初州辟主簿舉秀才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為參軍

陸瞧吳郡吳人也察孝廉後元帝鎮江左辟為祭酒
陸納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引為建威長史
丁潭會稽山陰人也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
陳壽巴西安漢人也舉孝廉除著作郎
虞溥高平昌邑人也郡察孝廉除郎中
江灌少知名州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
稽含好學能屬文初為楚王瑋掾瑋坐誅免舉秀才除

郎中

魯芝扶風郿人也初州辟别駕舉孝廉除郎中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察孝廉除建寧令

竇允始平人也初為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後舉秀才歷巴丘

邵陵泉陵三令

范平吴郡錢塘人也吴特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

文立巴郡臨江人也初仕蜀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

中
崔遊上黨人也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
曹毗譙國人也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
氾騰燉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任旭臨海章安人也初舉郡功曹尋察孝廉除郎中
張實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除郎中
宋顧愿字子恭好學有文詞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
稱旨擢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孔靖會稽山陰人也始察郡孝廉為功曹史

何偃廬江灊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

孔覬會稽山陰人也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

主簿

齊王延之琅琊臨沂人也少而静默不交人事舉秀才

除郎中法曹參軍

張緒吳郡吳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軍

主簿

沈冲吳興武康人也為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為撫軍正佐

劉瓛沛國相人也初州辟祭酒主簿舉秀才後為秘書郎

劉璡瓛弟也舉秀才建平王景素辟征北主簿

陸慧曉吳郡人也舉秀才除衛尉史

王融博涉有文才舉秀才除晉安王南中郎

袁彖陳郡夏陽人也舉秀才後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

簿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舉秀才為主簿

檀超高平金鄉人也舉秀才除宣武府參軍

丘巨源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勑助徐源撰國史

陸厥吳郡人州舉秀才除晏傅主簿

劉善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

梁王琳份子也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

蕭琛蘭陵人也初王儉為丹陽尹辟為主簿舉為南徐

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

丘遲吳興烏程人也初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

蕭洽字宏稱幼敏悟能屬文齊永明中為國子生舉明

經起家著作佐郎

任昉舉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

宗夬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

江淹起家南徐州從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

王褒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

劉潛字孝儀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

王規好學有口辨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秘書郎

何照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

賀瑒為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

五射策高第

劉縠字仲寶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

鍾嶸潁川長社人也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

周興嗣陳郡項人也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陸雲公吳郡人也州舉秀才累遷湘東王行參軍

顧憲之吳郡吳人也未弱冠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

太子舍人

庾華新野人也弱冠為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

簿

陸倕吳郡吳人也舉秀才竟陵王子良辟議曹從事

裴邃河東聞喜人也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

顧恊吳郡吳人也為太學博士秀才沈約覽其策而歎

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

伏挺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為當時第一

陳孔奐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

褚翔初為國子生舉高第

後魏李同軌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
酈宣秀才射策高第為奉朝請
李祥字元吉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
鄭羲字幼驎文學頗優弱冠舉秀才
鄭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
崔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
崔挺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

韓顯宗有才學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

米世昌少自修立尤精經義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禄少卿虬長孫也㓜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為太學博士

裴敬憲少有志行學博才清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

郭祚以文章尺牘見稱於世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為主書

裴延儁涉獵墳史頗有才華舉秀才射策高第

裴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

博士
崔勵大將軍光之長子也器業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
授中軍彭城王參軍
陽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舉秀才射策高第
裴他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
高第除中書博士
馮元興年二十三教授常數百人初舉秀才對策高第
又舉孝廉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

北齊裴讓之少好學有文俊辯早得聲譽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

劉叔宗字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中

盧文偉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二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

後周辛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辛慶之少以文學徵詣雒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

唐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總十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元道族孫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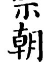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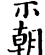
張柬之則天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射策者千餘人柬之獨為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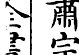
姚崇為孝敬皇帝挽郎應制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
馬懷素應文學優贍科舉及第拜鄠尉
鄭愔常以言行聞轉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時在春宮
親問國政愔對策第一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外郎
張鷟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鷟凡應
八舉皆登甲科
崔圓少孤貧志尚閎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
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

蕭昕河南人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主簿天寶初舉宏詞授壽安尉

崔明允天寶元年應文詞秀逸舉明允等二十人儒學博通劉毖等八人軍謀越衆令狐潮等七人並登科名依資授官

元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慧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賦累上不升第天寶初玄宗奉道教下詔搜求明老莊文列四經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








縣尉

韓休登有詞學應制舉授虞鄉尉

楊綰舉進士調補太學正字玄宗朝徵賢良有司以綰赴召策中甲科超授右拾遺

歸崇敬為四門博士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右拾遺

于邵天寶中舉進士一歲中以書制超絕流輩授崇文館校書

李季鄉肅宗朝工部侍郎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

文詞應博學宏詞科升第再遷京兆府鄠縣尉

裴佶字弘正侍中右僕射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也乾元中應制登科授太子校書

穆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人傳之位給事中

陸贄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

馮伉少有經學代宗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

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

韋夏卿字雲客少習文學大歷中與弟正卿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第授高陵主簿

崔元翰初舉進士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皆中甲科

郭子儀以武舉補左衛長史累以武藝登科為諸軍使

吳通玄德宗建中初舉以文詞清麗授同州司戶

奚陟少好讀書舉進士昇第建中元年制舉文詞清麗授弘文館校書

路泌字安期陽平人博涉經史傳工為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召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舉高第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也宰相裴居道七代孫垍弱冠舉進士貞元中詔遐賢良極諫士垍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

柳公綽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

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弘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
郎潘淡目為國器擢居上第
羅讓字景宣父珦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進
士應詔對策高第為咸陽尉
辛毗隴西人少嗜學累登五經開元禮科
鄭亞祖父三世竝登進士第亞字子佐憲宗元和十五
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

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外連中三科
麗嚴起寒微舉進士穆宗長慶初元稹李紳為翰林學
士嚴應判考策入第三等仍為之首
鄭畋亞子也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州節度推官得
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
南尉直館事
令狐滈綯子也綯為河中尹宣宗大中十三年綯以其
子滈求應進士舉表曰臣有男滈爰自孩提便從訓教

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日即應舉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知制誥尋充翰林學士累叨寵澤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十九年每遣退藏更令勤勵竊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滈年過長成未霑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與男取得文解意望纔離中書郎却令赴舉昨蒙恩詔許寵近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臨時與奪出自

主司固不敢輙有干撓但以初離機務合具上聞臣近
于延英奉辭輙擬面對伏以戀主方切陳誠至難伏冀
睿慈察臣丹懇勅曰令狐滈多時舉人極有文學流輩
所許合得科名比以父綯職在樞衡避嫌不赴今因出
鎮却就舉場況諧通覲合試之藝宜令主司准大中六
年勅考試只在至公如涉狥情自有刑典從今已後但
依常例放榜本司取士貴在得人去留之間惟理所在
張衍字玄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猶子也其父死於兵

間衍讀書為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夫鄭
擨退居雒陽以女妻之令應詞科不數上登第
後唐李愚初唐末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
古在平泉舊墅愚往從焉子弟親採梠負薪以給朝夕
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
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
馬縞少嗜學以明經及第登拔萃科
李琪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

運巡官

册府元龜卷六百五十